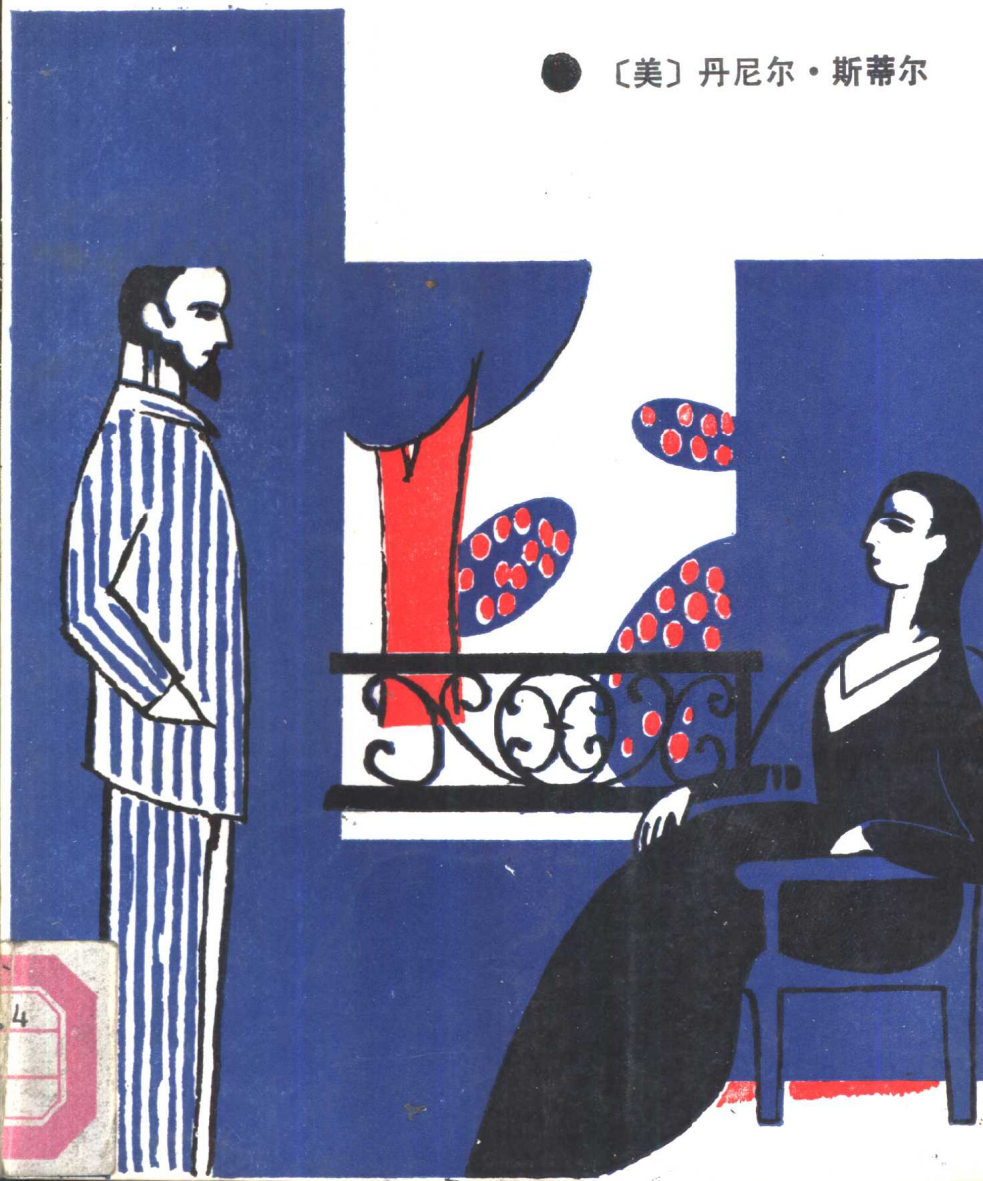


重疊的愛巢

● 〔美〕丹尼尔·斯蒂尔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重叠的爱巢

肖传田 杨荣鑫 肖红英 译

作家出版社

重叠的爱巢

作者：〔美〕丹尼尔·斯蒂尔

译者：肖仿田 杨荣鑫 肖红英

责任编辑：懿 翎

装帧设计：王为纲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18千

印张：10.625 插页：2

版次：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178-4/I·177

定价：2.9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彼得·哈勒姆疾步冲过市中心医院的门厅，来到电梯门前，摁了摁六楼的按钮。二十分钟前他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是供移植用的心脏已经送到。这颗心脏他们已盼了好几个星期，再晚一点，病人就完全没有指望了。满怀着临战的激情，彼得跨出电梯，直奔心脏特别外科护士值班室。

“萨莉·布洛克送上去了吗？”他问。

一位年轻漂亮的护士闻声抬起头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显然是想吸引他的注意。每当见到哈勒姆大夫，这位护士小姐总禁不住怦然心跳。彼得·哈勒姆确实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他高高的个子，灰发碧眸，不仅仪表堂堂，连说话的噪音也是那么迷人。总之，你要是在专供女性阅读的小说里见到过男性大夫的形象描写，那么你准保不会怀疑，那些描写活脱脱就是以眼前这位为模特儿的。哈勒姆大夫风度翩翩，亲切文雅，但同时又给人一种强有力的感觉。一见到他，你

就不禁会联想到一匹训练精良的骏马，缰绳老是绷得紧紧的，从不停息地奋蹄驰骋，一心只想着跑得更快、更远……哈勒姆大夫不正是如此么？他的生命的意义似乎只在于奉献、更多地奉献；他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赢得时间、抓住哪怕是弱如游丝的每一线希望，从死神手中夺回一条又一条的生命……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而且，在同死神的拼搏中他常常是胜利者。常常是——然而并非总是。他为此而恼恨自己。他感到痛苦，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使他的眼角平添了许多皱纹。尽管他几乎每天都在创造着奇迹，但他丝毫不曾感到过满足。他的追求远不止于此：他渴望能救活所有的病人，遗憾的是他做不到。这种遗憾和痛苦无日无夜地咬噬着他的心。

“是的，大夫。”护士很快点点头，“刚送上去。”

“她准备好了吗？”彼得问。护士一怔，但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彼得大夫指的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准备”，诸如给病人术前输液、服镇静药之类。他要落实的是病人接受手术前的心理准备。他要了解病人的思维和感觉；要了解谁跟她谈过话、谁陪送她去手术室……在彼得·哈勒姆眼里，病人不仅仅是手术的对象，而且是搏击死神的斗争中的一员战士。“如果病人在进入手术室时没有必胜的信念，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战斗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彼得在给患者讲课时总要反复强调这一点。

他丝毫没有留意护士小姐那迷人的微笑，径自乘电梯来到七楼。这里的几间手术室主要供心脏移植之类的大手术用。

萨莉·布洛克才二十二岁，可是她的青春年华大都耗掉在病床上了。她自幼患上风湿病，身体孱弱得不成样子，到后来连腿也跛了。可怜的姑娘常年累月药不离口，一次又一次的心脏瓣膜复位手术更是折磨得她苦不堪言。几周以前她到市立中心医院求治，彼得和同事们会诊后一致认为，萨莉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尽快接受心脏移植。可是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心脏；直到今天凌晨两点过，彼得才终于盼到了回音。一群野小子在圣费尔南多山谷赛车，其中三辆车撞成一团，三个小伙子当场殒命。彼得事先曾跟南加利福尼亚所有医院都打过招呼，因此他们在查明其中一个死者的心脏跟萨莉正好匹配时便立即打电话通知了彼得。心脏总算找到了，剩下的关键问题就要看萨莉能否顺利通过排异反应这道难关了。

彼得麻利地换上绿色棉布手术衣，仔细做完双臂消毒，然后套上白外套，戴好口罩。充当助手的五位医、护人员也各自准备就绪，随同彼得大夫进入手术室。萨莉·布洛克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明晃晃的灯光照着她眯缝的双眼。望着她那美丽而苍白的面容，彼得禁不住心里一阵酸楚。多么漂亮的姑娘、多么年轻的生命啊！她和别的任何一位少女一样，渴望着生活，渴望着爱情，渴望着当母亲，可是……

这时，萨莉那因镇静药的作用而倦意十足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嘿！”她轻声招呼道。由于消瘦，那双本来就挺大的眼睛显得更大了。她就象一个破损的瓷娃娃，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着彼得去修复。

“你好，萨莉。感觉怎么样？”

“挺新鲜。”萨莉冲着彼得笑了笑，眼里闪过一丝亮光。虽然认识才不过几个星期，但彼得大夫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已远胜于相处多年的老朋友了。彼得大夫不仅为她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而且用慈父般的关怀温暖了她的心灵，使多年来折磨着萨莉的那种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减轻了许多。

“咱们要忙乎好几个钟头啦。不过，你的任务只是乖乖地睡上一觉。”彼得瞟了瞟心脏功能监测仪，又回头问：“害怕吗？”

“有一点。”萨莉承认。但彼得知道，她其实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几个星期以来，他已反复给萨莉作了详细的介绍，从手术本身的复杂性到术后的治疗措施，乃至愈后所存在的危险性，他都如实向她交了底。眼下，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与其说是做手术，毋宁说是生命的再创造。一条新的生命将从彼得大夫那神奇的指尖上，从他那浸透了仁爱的灵魂中诞生。

麻醉师走到床头，用征询的目光瞧瞧彼得。彼得点点头，然后亲切地微笑着对萨莉说：“好啦，咱们待会儿见。”

“我醒来时你在吗？”萨莉怯怯地问。

“当然在！喏，就象这会儿一样，我会陪着你的。”

萨莉笑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麻醉师开始工作了。喷洒撒钠溶液沿着静脉滴注管输入手臂，她很快便失去了知觉。

彼得全神贯注地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一口气干了整整四个小时。直到那颗新植入的心脏在萨莉的胸膛里开始了第一下搏动，他那一直绷得紧紧的面部肌肉才略略松弛下来，眼

里闪过一丝胜利的笑意。

九点一刻，萨莉·布洛克被送进了特护室。估计麻药的劲头还得一阵子才会过去，彼得正好抓紧这工夫喘口气，喝杯咖啡提提神。

“手术做得漂亮极啦，大夫！”彼得正斟着咖啡，一位年轻的住院大夫来到跟前，满怀敬慕地说。

“谢谢。”彼得客气地笑了笑，望着这位年轻人，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儿子。要是马克也有志于医学，他会多么欣慰啊！遗憾的是那小子自有主张，立志学习商业，要么就攻读法律。一则是出于年轻人的勃勃野心，总想闯荡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是，父亲的献身精神使他深知从医之苦。多年以来，他亲眼见到父亲不仅为病人呕尽心血，而且总是为那些无法挽救的生命自责自疚，受尽感情上的折磨。对于马克来说，这样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做不到……人各有志，还是让儿子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吧！彼得思忖着，眯缝着眼睛喝下一口浓浓的咖啡，望着住院医生。

“第一次看心脏移植？”

“不，我这是第二次看您的表演啦。”小伙子用“表演”来称呼彼得的手术确非谰词。他有幸看到的两次心脏移植的确是堪称外科手术中的杰作。手术室里不单单是紧张战斗的气氛，而且有一种观赏精湛艺术的情调，使年轻的住院医生大开眼界。彼得·哈勒姆真不愧是同行中的佼佼者，看他做手术无异于欣赏尼津斯基①的舞蹈。

① 瓦斯拉夫·尼津斯基（1890—1950）——俄国著名芭蕾舞家。

“您看病人能度过排异这一关吗，大夫？”

“但愿吧。现在预言还为时过早。”彼得答道，一面起身重新穿上手术外套，朝特别护理室走去，那杯刚喝了一口的咖啡全然被忘在脑后了。

彼得轻轻走进特护室，在萨莉床头坐下。护士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监测仪，观察着病人的呼吸和心跳。到目前为止情况还算正常，第一关总算过去了。可是彼得心里很清楚，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他默默地祈祷着，心里突然一阵酸楚，一年多前那令他悲痛欲绝的一幕重又浮现在眼前——

也是在这间病房里，他也是这么坐在床头上。生命正一点一滴地从妻子身上溜走，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他却毫无办法，他甚至连尝试一下拯救她的机会都不曾得到——无论他怎么劝说，甚至连供移植的心脏都找好了，可是妻子却坚决不肯接受手术。妻子弥留之夜，彼得只觉得自己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他逃出病房，跳上汽车，发疯般地往家里狂奔，时速高达一百一十五英里。警察拦住他，罚了一大笔款，并让他随时听候传讯，这才放他走了。回到家里，他毫无目的地在各个房间里窜来窜去，五内俱焚。他真不知道，没有了安妮，他将怎么生活下去。在他的生活中，安妮的位置是没有任何人——包括孩子——所能替代的。多年来，她不仅是她生活的依靠，而且是他事业的内助。可刹那之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就这么颠颠狂狂地在屋子里呆了一宿，满心是痛苦和恐惧，就象一个失去依靠的可怜巴巴的孩子。直到晨曦初露，他才悚然惊觉，一跳而起。他得回到她身边去，他要守着她，他还多少话要对她讲啊！他驾车飞奔医院，

悄悄走进病房，挨斥了护士，独自一人守着妻子。他轻轻握着她的手，仔细替她理好垂在额头的乱发。……当第一缕金色的阳光突然照亮病房时，安妮倏地睁开了双眼。

“……彼得……”她几乎无声地呼唤道。

“我爱你，安妮！……”他满含热泪扑在床前，恨不得大声呼喊出来，“你不能撇下我呀！”安妮仿佛听到了他的心声，瓷人儿似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曾无数次温暖过彼得的心，然而这一次……这最后的一次微笑是那样的短暂，紧接着是一声叹息，妻子溘然长逝了。彼得浑身战栗，呆呆地盯着妻子那再也没有了痛苦的面容，灼痛的心在大声呼喊：安妮啊，你这是为什么？！明明有一线生机，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留住你的机会？多少人曾从我这双手上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而为什么我自己的妻子却偏偏得不到？他昏昏沉沉地守在妻子的遗体旁，默然饮泣……直到同事们硬把他拉开，送回家去，安顿在床上……接下去的几个星期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梦魇犹如黑沉沉的大海吞噬了他，他只是偶尔清醒片刻，象溺水的人在水面一冒，紧接着又很快沉下去。沉沦、沉沦……就这么沉沦下去么？不！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理智，他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病人需要大夫，孩子们需要父亲！理智慢慢复苏，三个星期后，他终于重新开始了工作。然而，他生命中一个宝贵的东西已经永远、永远失去了——他的安妮。打那以后，他魂牵梦萦，无时无刻不在痛苦地思念着亡妻。不论是清晨上班还是傍晚归家，不论是巡查病房还是置身手术室，安妮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打转。最难捱的是每天工作之余的时光，归家时再也见不着

那迎门的笑靥，等待他的是孑然无味的寂寞黄昏。

如今，这不幸的事实已经过去一年多了。痛苦虽已减轻，但却远没消失。他怀疑这痛苦是否会有个尽头。他把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工作当中，为前来求助的人们竭尽全力。此外，能给他心灵以慰藉的就是三个孩子了。感谢上帝！要是没有他们，他真不知自己将如何走完人生的漫漫长路，尽管跟安妮的爱相比，孩子们在感情上所能给予他的不可同日而语……

就这样，他又守了萨莉整整一个小时，每当萨莉清醒时，他就陪她说说话儿。到下午一点，萨莉精神好多了，彼得告别时，她那白纸般的脸上竟露出了一丝笑容。

彼得去自助餐厅吃了一块三明治，又匆匆赶回办公室。四点正，他照例巡查病房，一直忙到五点半，这才驱车回家。一上归途，他的心又被对亡妻的思念占据了。他常常恍若梦里，不相信推开家门时会见不到那迎门的情影。心灵的创伤在他脸上留下了明显的印痕，使他的感情变得脆弱了。这在以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从前的彼得·哈勒姆跟今天判若两人，朋友们从他那英俊的脸上能找到的除了力量便是无往不胜的信心。他曾有过一个多么温暖的家庭啊，娇妻爱子，何等美满！更不用说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了。他在医学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星，而且，他攀上事业顶峰靠的不是笨功夫，而是横溢的天才。谁能料想，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夜之间生活全变了样！今后的路将如何走下去，谁将伴他同行？

第 二 章

纽约之夜，电视台演播室里一片忙碌。灯光白得刺眼，令人联想到B级影片^①里的审讯室。演播室里凉丝丝的，可是一旦置身水银灯的强光下，你就会感到燥热难忍。聚光灯的光柱所指之处自然而然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大伙儿忙忙碌碌，一切活动都围绕着那一小片神圣的领地进行着。略略高出地面的演播台上放着一张塑料贴面的演播桌，背后是一片淡蓝色的天幕。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桌前那张椅子，那么庄严神圣，犹如一席王位，静候着国王或王后莅临。现在，所有的灯全开了，把演播台照耀得如同白昼。技师、摄影师、化妆师、发型设计师、制片助理和舞台监督各就各位，等待着导演一声令下。除工作人员外，这里照例挤满了参观的、捧场的以及各界要人，帮忙的帮闲的不一而足。

① B级影片——成本低、演员差的平庸影片。

“五分钟准备！”尽管这声音大家都已谙熟了，眼前的情景也早已司空见惯，可晚间新闻所特有的那种娱乐性演出的气氛还是使在场的人们情绪为之一振。是啊，观看这个节目总是令人愉快的，多多少少有点象看戏、看魔术——当然，是看明星的表演。“三分钟……两分钟！”随着导演的一声声断喝，人们不约而同地觉着自己的心跳愈来愈快，仿佛他们正置身百老汇或伦敦大剧院的后台，肃然起敬恭候着一位光彩照人的王后登场。可是在“王后”本人眼里，这一切却早已失去了那令人心悸的魅力。此刻，她步履轻快地出场了。梅兰妮·亚当斯向来如时钟那么准时，总是在节目开始前一百秒钟时出场。利用这短短的一分多钟，她飞快地把演播提纲再熟悉一遍，看看导演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并让自己定定神。

一如既往，她今天的工作又排得满满的。电视台对虐待儿童事件安排了一组专题报道，她今天刚做了一次总结性采访。这类采访实在令人不愉快，但她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一直忙乎到六点钟。

副导演开始读秒了。五……四……三……二……一！

“晚上好！”她脸上顿时漾起那令亿万观众倾倒的微笑，火红色的头发在水银灯下迷人地闪光，“我是梅兰妮·亚当斯，现在为您报告晚间新闻……”总统先生发表演说；巴西的军事危机；股票价格急剧下跌；光天化日之下，一位政界要人在私宅前横遭抢劫……伴随着精心剪辑的画面，她用甜美的声音逐条播送着当日要闻。她坐在镜头前，仪态潇洒，充

满自信。调查表明，由于她那强烈的魅力，晚间新闻的收着率大大提高了。近五年来，梅兰妮·亚当斯的声誉与日俱增，早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电视明星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她自己始料未及的。她当初专修的是政治学，后来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中途辍学。不过这早已成为恍若隔世的往事了。许多年以来，电视和可爱的孪生女儿便是她生活的全部。当然，难免有些别的消遣，但任何别的什么都不能取代工作和孩子在她生活中的地位。

节目播完了，她动手收拾演播提纲。导演满意地称赞：“漂亮极了，梅尔^①。”

“谢谢。”初登银屏时，这类赞许之词总会使她感到既兴奋又羞涩，但现在她已经学会了与任何人都冷淡而不失礼貌地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对她表示兴趣的人实在太多了，人们都以一睹她的丰采为荣，都巴不得能有机会同她搭上一两句话。更有甚者，有人甚至挖空思想刺探她的隐私。无论她走到哪里，不管是上商店还是带女儿们散散步，一被认出，总要引起人们的围观，“瞧，那不是梅兰妮·亚当斯！”“嗨，电视大明星！”……虽然她表面很泰然，内心深处却着实反感。

梅兰妮回办公室整了整妆，拎上提包正待回家，却被新闻报道部的编辑拦住了。这位编辑先生随时都是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模样。梅兰妮心里嘀咕着停下了。

“耽搁一小会儿好吗，梅尔？”

① 梅兰妮的爱称。

梅兰妮知道，他的所谓“一小会儿”很可能就够她忙到深夜，害得她回不了家。除了晚间新闻这台压轴戏外，只有特别重要的报道或专题节目才会找到她头上。今晚，天知道又有什么要事要把她给拖住。可是此刻，她实在是心绪不佳。那场虐待儿童事件的采访使她大动感情，弄得她疲惫不堪，尽管由于精心化妆的缘故，她看上去仍显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唔。什么事？”

“想让你看点东西。”编辑说着，把一盘磁带塞进放像机，“这条新闻放到晚间播似乎又嫌份量轻了点，所以我已经安排在一点钟放过了。不过这个内容还大有文章可做，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梅兰妮没作声，不经意地望着屏幕。采访对象原来是个九岁的黑人小姑娘，名叫帕蒂·卢·琼斯，模样儿十分逗人喜爱，可惜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亟需做心脏替换手术。她的父母无能为力，多亏热心的邻居们为她捐助了一笔资金，供移植的心脏也很快找到了……看完录像，梅兰妮不禁有点懊悔。又是一个可怜无助的人！最令人头痛的是，对这样的人，除了表示关切外，谁也无法帮助他们从不幸之中解脱出来。在对受虐儿童的采访中，梅尔已经受够了这种痛苦的折磨。他们为什么不把调查政治丑闻之类的任务交给她，却偏偏要她去从这可怜的心脏病人身上猎取新闻？

“得啦，”她把疲惫的目光转向编辑，“要我做什么？”

“我相信你能搞出一条有价值的专题报道，梅尔。我要你跟踪采访帕蒂·卢，并且设法看看能为她做点什么，比方

说，替她找一位志愿帮忙的大夫。”

“我说杰克！看在上帝的份上……干吗偏偏找我？我又不是什么儿童福利机关的头儿。”她有些懊恼地说，因为疲倦，眼角的鱼尾纹隐隐现了出来。她早上六点就离开家门，一整天了，实在累得够呛。

“听着，”杰克说——他看上去跟梅尔同样困顿不堪，“我敢打赌这条新闻会成为观众的热门话题。想想看，咱们电视台亲自出面帮她找大夫，而且跟踪报道手术的全过程！你知道，梅尔，这才叫新闻哪！”

梅尔沉思着点点头。她承认这条新闻的价值。可是，求取这样的价值多少显得有点残忍，“这事你同她家里谈过吗？”

“还没有。可我敢肯定他们会高兴得跳起来。”

“未必吧？并不见得人人都乐意把自己家里的事儿公诸于众。”

“这你就放心好啦。我今天才跟帕蒂的父母打过交道。你不妨先找几位有名气的心脏外科大夫联系联系，听听他们的口气。喜欢出头露脸的人有的是。要是谈妥了，就直接给帕蒂的父母挂电话。”

“我尽力而为吧，杰克。不过我得先把今天的采访结束。”

“你白天不是已经搞完了吗？”杰克显得有些不快。

“采访是完了，可我得盯着他们把片子剪辑好。”

“见鬼！这关你什么事？你就一心一意干这个好啦。它比你那个虐童事件更会引起轰动！”就知道轰动、轰动！梅

尔在心里叹了口气。用火柴烧两岁的婴儿，四岁的孩子被割掉耳朵，如此令人发指的事，难道还不够“轰动”？如果这就叫新闻的话，这样的新闻采访总有一天会让她彻底厌烦。

“全力以赴吧，梅尔。”杰克打断了她的沉思。

“好吧，杰克。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吧。”她匆匆转身朝办公室走去，心里乱糟糟的，只顾埋头走路，冷不丁跟一个高个子的黑发男人撞了个满怀。

“我的天！今儿是怎么啦，满脸不高兴？这模样儿要上了电视才好看哩。”听见这浑厚悦耳的男中音，梅尔高兴地抬起头。

“嘿，格兰特。这么早你怎么来啦？”格兰特主持的“电视论坛”安排在每天深夜的新闻节目以后。这位老兄性格复杂，作为电视演播员，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不过，他跟梅尔却是多年的密友了。

“我来准备几盘带子，待会儿要用。你呢，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去？”

“又派上差事啦。让我替一个孩子安排心脏移植手术。”一见到格兰特，她脸上的愁云便消散了许多。这位美男子生性快活，极够朋友。他和梅尔之间的友谊引起了许多同事的嫉妒，关于他俩的关系难免时有谣言，但事实上他俩的交往从来不曾逾越“朋友”的界限。那些无中生有的“韵事”反倒使他们觉得开心，往往成为他们饭余酒后的笑料。

“你倒是挺精哪，姑娘，尽拣些有份量的题目做文章。”

“这可由不得我，命题作文嘛。还得由我想办法找大夫